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癡人福 第二回 美佳人智謀觀音堂

卻說田北平摟抱新人上牀去後，鄒小姐黑地裡，不知新郎美丑，又是新來生疏，不便使個奴婢，任憑北平施為，心中只存了田□全三個字。你貪我欲，鳳管鸞簫，雲雨交歡，情投意合。不知宜春竟在壁背，探聽動靜，聽得如此，便笑道：「遮瞞得好。躲閃過了這一關，全憑一番妙計，才保得這樣平安。」只是一件，房內的花燭吹得滅，天上的銀燈吹不滅，我愁他上牀容易下牀難。你看新人兒溫柔軟款，只說他是一個美貌才郎，歡歡喜喜和他上牀去了，少不得完賬之後，就會覺察出來。看呀，你看如今是在衝鋒的時節，鉤響牀遙小姐，你且莫怪郎君肆狂暴，他若是稍逡巡些兒，這一場歡樂恐怕難得到。我且不要睡，在這裡聽聽梆聲，有何不可！我且打側耳朵聽聽。我且再聽聽，噫！不曾聽見他怎麼樣，就早已雲收雨散，呼呼的睡著了。」宜春便歎氣道：「現世寶，現世寶，把你來看，又不中看，吃又不中吃。為甚麼不早些兒死了，好去投過一個人身，活生的在世上作孽。好笑你愛這風流事，枉費了自己苦勞神，還虧得鄒小姐是個處子，若遇著大方見識迂的，止堪貽笑而已，起先那些掩飾的法子，醒的時節還記得用，如今睡著了，只怕那鼻口兒大了難包，經不得鼻息兒是一個透香氣的孔竅。我且再聽一聽。」便笑道：「何如新人披了衣服，要爬起來嘔吐了。我且躲在一邊，不要等他看見了。」

鄒小姐披了衣，爬起來，下了牀，嘔吐了一會。便說道：「錦帳繡衾都是新色，□如何那席薰蘭，到不見分毫好氣息。」又嘔了一會，道：「奴家與田郎就寢，覺得枕席之間，有一陣難聞的氣息，只說他牀鋪不潔淨，以致如此。誰想細嗅起來，竟是他的體氣。只此一件，已夠熏人了，那裡曉得餘臭尚多，不止於此。□無雞舌之香，既不可並頭而寢；腳類鮑魚之氣，又不可抵足而眠。教奴家坐又不是，睡又不是，弄得個進退無門。」又歎一口氣道：「天哪天，怎麼把這蘇合與蜣螂抱。且住，我雖則與他同睡，還不知他相貌如何。如若果然生得□全，就有這幾種氣息，我拚得用些刮洗的工夫把他收拾出來，也還就過得去了。萬一相貌也只是平常，那也就懶得去修飾他了。且喜天色將明，等他起來看他他是怎生一個相貌。」言由未了，只聽得連叫幾聲小姐。鄒小姐知是新郎，故猶答應。北平聽見答應，慌忙披衣，蓬頭起來說道：「小姐為何這等勤謹，東方未白就起來了。」鄒小姐一見，大驚道：「哎呀！為甚麼洞房裡面走出一個鬼來了。」北平道：「我是你的丈夫，不要看錯了，並不是什麼鬼。你記不得，昨晚上與你同頭共枕，情投意合麼？」小姐暗道：「哎呀！原來就是他。我嫁著這樣一個怪物，如何是好。」遂放聲大哭起來。北平忙勸道：「小姐你且耐煩些，不要哭罷了。你丈夫是窮人，縱然面貌齊整，卻也當不得飯吃。勸你將就些兒過日子，吃不會少，穿不會缺，也就罷了。」正是：美夫看不得妻兒飽，有財也當得容顏好。

鄒小姐又是掩面大哭，北平勸解不住，宜春便走進來，說道：「既逢催命鬼，須用解交人。」扯了北平，到背後說道：「你越勸他，他越要哭了，不如走開些，等他息氣罷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說，煩你去勸他一勸，我便去了。」正是：欲止嬌娃哭，先藏醜陋形。

宜春道：「新郎去了，大娘不要哭罷。」小姐聽見宜春勸說新郎去了，方才漸漸的止了哭聲。宜春道：「大娘，你的心事，宜春是曉得的，怪不得你煩惱。只因事到如今，也說不得了。我且勸你，把皺眉舒，免心焦。美貌丈夫誰不歡喜，但是命裡注定了，況身子已經他污，染得白絲成了皂色，料想這惡姻緣，一時不得開交，欲開交時，則除非是到老。不如把心事丟開去，勉強歡笑些兒罷了。大娘你且洗淨了臉，梳好了頭，我領你到書房裡去，散一散悶罷。」小姐歎了一口氣道：「嫁著這樣的男人，梳甚麼頭，淨甚麼臉，倒不如蓬頭垢面，也裝做一個鬼魁形骸，只當在陰間過日子罷了。既有書房，待我去散步一會。」宜春道：「這便請行。」小姐道：「不是無膏沐，羞為俗子容。且將花醒眼，莫使恨填胸。」

宜春道：「這邊就是書房。你看花草也有，樹木也有，太湖石山也有，金魚缸，紅蓮池，翠竹蒼鬆，件件都有。這邊還乾淨些，不像那邊雞屎滿地，臭氣熏人。大娘你以後若要散悶，只管過來走走就是了。」鄒小姐道：「書房倒清淨，只嫌他富麗些。你看樑上雕花，壁間繪彩，欄杆必須N字，堂畫定用羽毛，但看他這些製作，就曉得不是雅人。這等看來，內才也有限了。這所書房，雖然僻靜，只是景致太俗，又繁囂過甚。只落得窗明几淨，還好看書，稍解悶懷。」心中暗想道：「想我嫁了這個怪物，料想不能出頭，還喜得有這所書房做個避秦之地，不免塑一尊觀音法像供奉在這邊，等待滿月之後，拒絕了他，竟過來這邊看經念佛，祈保來生便了。只前生的孽障，今世方才消除，及早些把來世預先祈禱，但願來世免得陷我紅顏貌，鑿我的聰明竅。宜春你可吩咐家人，替我塑一尊觀音法像，供養在這邊，待我來燒香禮拜。」宜春應道：「曉得。請大娘過去用早飯罷。」小姐道：「昨宵朦朦朧朧，不知不覺。今朝見了，膽破心驚。快些吩咐廚下丫環燒了香湯，替他潔淨沐浴，不得辭勞。慮只慮今宵知道了，將何處，如何到明早。」正是：

□全夫婿從來少，異狀奇形俱備了。

可羨生養的爺娘，如何造就這般巧。

卻說鄒小姐，自從與宜春到書房散悶，心中立定了逃禪之意，便叫宜春，吩咐家人塑一尊觀音聖像，供養在書房內，以求嗣為名，其實要拒絕丈夫，不曾說出口來。田北平聽得鄒小姐要塑觀音求嗣，信以為實，隨即吩咐田義料理。不上半月，塑起一尊觀音大士，把書房打掃得潔潔淨淨，供奉觀音在內。

那一日，鄒小姐走到書房觀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奴家自從來到田家，看不過那村夫的惡狀，已曾認定這所書房，做一個逃禪之地。且喜觀音神像已塑成了，今乃開光吉日，又是奴家漏月之期，本當要與他說過明白，然後過來。又怕他苦苦相留，反生纏綿。只得預先來到此間，把閉關養靜的事要，安排妥當，等他來時，只消一兩句話，就可以與他永訣了。宜春那裡？宜春那裡？」宜春聽得鄒小姐來喚，一邊走，口裡一邊說道：

新人才滿月，菩薩又開光。

禪房與客座，兩處喚梅香。

宜春走到小姐面前，問道：「大娘有何吩咐？」鄒小姐道：「替我把經懺蒲團，木魚鐘磬，都擺起來。再把新制的衲衣、道冠都取出來，待我更換過了才好虔誠禮拜。」宜春應道：「曉得。」遂將經懺等項一一擺列得停停當當，然後取出一件新做衲衣，與小姐換了，又取了一頂新道冠，替小姐帶了。鄒小姐從從容容，走到觀音座前，上了三炷香，禮拜了四拜。說道：「奴家鄒氏，只因未嫁之先，翻書閱史，不知前生罪孽，未曾懺悔，每以才貌自愛。今日於歸田門，匹配著這等粗蠢郎君，方知奴家紅顏薄命。如今早自猛省，回頭皈依大士。但願來生，出此缺陷輪回之厄。」說完，又拜了四拜。

卻說田北平，不知鄒小姐的實情，便道：「我田北平，自從娶了鄒小姐，一月之間□分快樂。今朝是滿月的日子，他塑了一尊佛像，供養在書房裡面，約我同去頂禮，無非是求子之心，須要過去走一遭。」正是：

新婦進門才一月，祈子之心堅且決。

塑尊泥佛奉家堂，保佑生兒田不絕。

北平走到書房。見了神像，也參拜了四拜，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保佑弟子，一年之內，生他三個兒子。」宜春道：「怎麼一年之內，就生得三個兒子？」北平道：「大娘生一胎，你也生一胎，或者兩胎裡面，一個雙生，也不可，不是三個兒子？」宜春道：「說道這等容易，若是你這等形貌，那得有喜來受？」北平道：「這丫頭，他也來嫌我生得醜。」一見鄒小姐，著一驚道：「呀！為何這等妝束起來？好好一個婦人，竟做女尼道姑打扮。這也覺得不像，快些換了。」小姐道：「田郎，我老實對你說了罷。這一尊大士，不是為求子而設，是塑來與我做伴的。求你大舍慈悲，把這書房，佈施與我，等我改為靜室。我從今日以起，就

在這邊獨宿，終日持齋念佛，打坐參禪。你可另娶一房與他去生兒育女，不要來打攪我的清規。我和你夫婦之情就在此時永訣了。田郎請上，受奴家一拜。」

北平大驚道：「這是甚麼說話！快不要如此。」鄒小姐遂跪拜行禮相畢。北平扯不住，只得一同拜下。說道：「聽得娘子這等說話，心如刀割，竟把肝腸都剪碎了。為甚麼好好的姻親，忽然中變？任憑你長齋拜佛，只不要把夫婦百年之情，一時間斷絕。緣本是前生注定，不要嗟怨。」說話未完，一個幸僮喚道：「宜春姐，有一位客人來在中堂，請大爺出去講話。」北平道：「娘子求你耐煩些，決不要如此，我去了就來。宜春你也替我勸一勸。」正是：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鄒小姐說道：「宜春你也出去，待我好關門。」宜春道：「大娘在此獨宿，他少不得要拿我當災。這樣男子，宜春也有些怕，也情願隨了大娘在佛前添香換水。」小姐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替我把門窗戶扇都封鎖了，只當重關一般，省得他來纏擾。」宜春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待我鎖好了。小姐這下他有翅也飛不進了。」北平送了客，急忙向書房裡面，跑走來，口裡說道：「忙辭堂二客，來勸佛前人。」剛剛走到書房門首，只見門兒都緊緊封鎖了，急忙連連叫幾聲：「宜春在那裡？快些開門。」

宜春應道：「宜春宜春，怕當新人。只願閉戶，不願開門。」

北平見如此作為，心慌意亂，說道：「這便把來怎處，沒奈何了。只得跪在外面，求他開門。娘子我在這外面行禮了。」宜春擊磬，小姐敲木魚，只是唸經，全然不理。北平在外面，連叫數次，不見答應，便發怒道：「我這裡絮叨叨，一門哀求，誰知他狠心腸，且不可憐。我只聽得三回九轉，一味唸經，擊鐘磬，敲木魚，總不過是對菩薩伸訴嗟怨。休得要這等施驕態，故意不睬不睬著我。任憑你憤氣填胸，也跳我田家門不出。善勸他不轉，只得要用惡勸了。待我發起性來。」指著書房裡面罵道：「臭淫婦，真賤人，作這等臭怪，放這等肆。我做丈夫的人，跪在外面哀求，你全然不理，難道真個要修行麼？你如今出來就罷了，若不出來，待我吩咐家人，不許送飯來與你吃，活活的就餓死你去。」小姐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若果然將奴餓死，倒算放了一條生路，免受了多少淒涼苦景，憂愁氣惱。莫說將奴餓死，就把刀來殺死我，也情願。」北平聽了這番言語，料難重鸞交。便罵道：「你這潑賤，休得佯裝魔作怪。天下婦人，除了你們，難道斷了種麼。我偏要另娶一位如花似玉美人，與他結一世良緣。」宜春道：「那有第二個不怕鬼的新人來結緣。」正是：

心中懊恨惡姻緣，幸喜避秦有此間。

但願新人來結蒂，難星過度不相纏。

卻說田北平，在書房門外，被鄒小姐拒絕了，他心下十分惱怒，忙與田義商議，央托媒婆作伐，另娶一房回家，以消一肚惡氣。不一時，媒婆張一媽來到，見了北平，道個萬福道：「大官人呼喚老身，有何吩咐？」北平遂將鄒小姐的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：「如今我要另娶一個絕色的美人，財禮不拘多少，過了門時，謝你一個元寶。」張一媽道：「姻緣是你分定，待老身與你說合，明日再來。」回覆別了北平，出門去了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荊州有一孀居，姓何，丈夫曾為執戟郎官，中年棄世，堅心守節。一日自己歎道：「老身年逼桑榆，門戶蕭條，又無子息，止生一女，貌頗傾城，還不曾許嫁。我想這等一個女兒，那怕沒有佳婿？只是一件，老身止靠著半子終身，須要尋個財主人家，才好倚仗他過日。怎奈家貧與才貌，再不能夠兩全。有錢財者，定然愚蠢。具姿貌者，一定貧窮。所以蹉跎至今，未諧佳偶。唉！不知等到何年，才遇著個佳婿。我兒你如今已長成了，為娘的要與你擇一個佳婿，方稱心懷。誰知家貧才貌，總不能夠兩全，只恐怕你虛度年華。只為這窮村坊，沒人知覺，因此上佳婿難招。謾說是呆郎婿，高騎駿馬，何曾見輕裘子弟，貌似花容。」何小姐背面暗說道：「人家擇婿，從不像他，只是問人家的家私，又要問人家的才品，如此擇選，則除非東家吃飯西家睡，好教我啞子一般，有口難言。不如把終身，付之東流。」正是：

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可與人言無二三。

卻說張一媽，在田家得了要娶一個美貌佳人，因說道：「田官人因為鄒小姐住了靜室，不肯與他近身，他許了我一個元寶謝媒，要娶個絕色的女子。我想何家小姐，是近來第一個佳人。況且他的母親，又要選個富豪女婿，正好合著這個機關。」

只是才郎十分醜陋，配那小姐不來。我只好把左話兒右說倒，要極贊他十分標緻，何夫人才肯應允。要曉得從來的假話，都出在媒人口裡。這瞞天說謊，不是我起的。走東走西，轉彎抹角，不覺也就走到何家門首，不免進去。你看他母女兩個，正在一處說話，待我進去見了他：何夫人萬福！小姐安好！」何夫人道：「一媽，好幾時不曾見你，你一向好麼？今日光臨，有何見教？」張一媽道：「做媒的諒無別話，不過是聯姻結姻。」何夫人道：「是那一個？家世何如？可養得親眷起麼？」張一媽道：「若論家私，只怕石崇也比他不得，門戶也算得第一。」何夫人道：「這等說，他的容貌何如？」一媽道：「若論他的面龐，實過潘安。」何夫人道：「他胸中才思，卻怎麼樣？」

一媽道：「才學堪誇，雖不曾名登金榜，卻也曾夢裡生花。」

何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姓甚名誰？住在那裡？」一媽道：「這位郎君，叫做田北平，是天下有名的財主，就住在本地。」

何夫人道：「我也聞得荊州城裡，有個姓田的，是豪富家。這等看起來，家資定是好的，不消查問得了。只是一件，」指著女兒道：「你看這等如花似玉的人，若不是俊雅郎君，如何配得上。你方才的話，我還不十分信得，若是果然生得好，待我面看一看何如？雖然豪富大家，也須要儀容俊雅，免得俏鸞風被凡禽跨。」一媽道：「夫人若還不信，放心不下，請去卜一卜就是了。」

何夫人道：「親眼見了，勝過占卦。」一媽背後暗想道：「這等說來，是一定要相的了。也罷，待我用個計兒，叫他央個標緻男子，充做自己，與他相就是了。」轉面對夫人說道：「夫人，相也不難。他的相貌，是看九中意的。任憑相就是了。」夫人對女兒說道：「如此極好。我兒，這等說，你明日也親自相一相，省得後來埋怨母親。」何小姐背後暗說道：「這也是終身的事，顧不得什麼羞慚，到明日也要暗地裡清清白白看明他也，還怕情人眼內易生花。」夫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娘兒兩個，要到菩提寺去進香，你引他到寺中來，待我相一相，就是了。」張一媽道：「謹依尊命，如此告別了。」

媒口從來是不騙，耳聞不如親目見。

饒伊口內墜天花，難逃我雙眸似電。

話說張一媽，別了何夫人，一直走到田家來回信。不想田北平，自從央托了張一媽，去尋一頭美貌姻親，終日在中堂等候回音。一見張一媽來了，連忙開言問道：「所托之事，可曾有影響麼？」張一媽道：「有到有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子，不知與你可有緣法，我也曾與你打了許多說謊呢。」北平道：「這等難為了你。但不知是那一家？要多少財禮？」一媽道：「是本地何家。他父親曾為執戟郎官。父親中年棄世，母親堅守孀居，並無子息，只生得這個女兒，許多人家去求親，都不遂他母親的意。他母親又要家私豪富。」北平道：「我的家私，盡中得他的意。」一媽道：「他又要女婿才品兼優，方才配得他女兒過。」北平道：「我雖粗蠢些兒，你該與我包藏。」一媽道：「就是這上頭與你打了許多說謊。只是一件，他要親自相一相，方才放心。我想大爺這等形貌，如何中得他的意。」北平道：「這便把來怎麼處？」一媽道：「我有一個妙計在此。」北平道：「有何妙計？領教領教。」一媽道：「大爺可請一位標緻男子，前去代相一相，可不是妙。」北平道：「妙妙妙！明日煩你早些來，同去便了。」一媽告辭了北平，竟回去了。

北平自張一媽去回之後，獨身一人，左思右想，要一個標緻男子代替去看，竟想了一夜，不曾想一個妥當的人出來。你們說，他為何想這一夜，不得妥當？他的心思想道：「這是一世要緊的事，一來恐怕那代看之人起沒良之心，借此代看來，騙去了他的親事。二來又怕娶親過門的時節，女家要先相之人親迎過門，丈母親自送來，那時叫他如何敢出來拜堂。這不又被人弄假成真，占去了親事。」因此二件事，就想一夜，不曾睡得。極早起來，便想道：「田義的面貌，盡看得過，不免叫他去，權充一充。田義那裡？」田義聞得呼喚，急忙前來問道：「大爺喚田義，有何使令？」北平道：「不為別事，有句機密話和你商量。何夫人要相女

婿，你曉得我的面龐，可是相得的，要央別人替代，又不好開口，只得想到你的身上。」田義搖頭道：「豈有此理，不但有主僕之分，又且有嫌疑之別，莫說相不中，就是相中了，娶進門來，也還有許多不便之處。大爺不消費心，這個代相之人，田義已尋下了。」北平問道：「是那一個？」田義道：「雙喜班戲子裡面，有個正生，相貌極是齊整，現領大爺的行頭在外面做戲，叫他去就是了。」北平喜歡道：「說得有理，快去叫他進來。」田義答應道：「是。」即去喚正生去了。北平道：「這等說起來，我第二次的新郎又定做得成了。」叫家僮吩咐裡面的人，把值錢的衣服，取出幾件來，好等他來穿著。不一時，田義引了正生，來見北平，北平道：「你就是雙喜班的正生麼？」正生道：「正是。」北平道：「好人物！又齊整，又體態，又風流，一定是相得中的。」隨問田義道：「你對他講過了麼？」田義道：「講過了。」北平對正生說道：「你須要聽我說，想我生來福分卻非差，只因這形骸醜陋，不知把何處的鐵拐仙，移來在我身上。到如今選擇新郎，要央請別人替代。敢煩你好生幫扶，卻不要使福反成禍。」正生道：「大爺的相貌，原是絕好的。只怕肉眼相不出來，所以要央個替身。如今包管相中了來，問大爺討賞就是。」北平道：「但願如此。田義取我的唐中晉服，與他穿戴起來。這唐中晉服，不是新做的，是我做新郎的舊貨。只可惜衣上有些餘香氣，開時頗難得過，見了美人的時節，只好往下風站站，不要把氣味被他聞了會嘔，那時便惹出禍來。□切記切記。田義，你隨他同去，我在家裡專聽好消息。」田義道：「依我說起來，大爺還該同去才是。」北平道：「我去做甚麼？」田義道：「一來看看新人，省得後來懊悔；二來娶進門的時節，新人若還埋怨，還有一句巧話對他。」北平道：「甚麼巧話？」

田義道：「大爺只說，自己原是正身，那同行的人，不過是陪客，你自己錯認了，與我何干？他就說媒婆指定的，你也好把誑騙之罪，坐在媒婆的身上，不怕他埋怨到底了。」北平大笑道：「這也說得甚是。如此待我也妝扮起來，一同前去就是了。」正是：

舊計翻為新計，假郎伴著真郎。

巧婦不敵癡男，清官難逃滑吏。

但不知，田北平同去好與不好，何夫人中意不中意，且聽下回分解。